



景天赐

你在梦里经常迷路，因为耶路撒冷布满石头。梦里的“和平之城”石头茫然无序，黑的石头很黑，白的石头很白，用你理解不了的方式堆积、排列、摆放在建筑、道路和山顶上。

沿着沙漠里生出的第一条石头小路进入耶路撒冷，云在天上积累，层层叠叠的白云遮住阳光，石头变换着形状逐渐长大，像庄严的阴影大军开进了城市。那些石头，黑色的和白色的，被敲碎、打磨、镶嵌，组装出这座陌生的城市。你的双脚踩在幽暗的黑石板路上，沿向上倾斜三十度的之字形街道往高处走，房屋在升高，你手扶墙壁，身上落满石头上的白垩粉。有时候行人如织，他们穿黑衣戴黑帽，顶着水流般的黑色头巾，他们低头疾走，男人的下巴上长满茂盛的胡须；有时候看不到一个人影，只有石头在风里歌唱，耶路撒冷仿如寒冷的空城；你把包背在身后，汗滴到脚前，你走啊走，从一条街升高到另外一条街，永远是石头，黑色的和白色的，永远是城堡和房屋，

第十九章

水道初开，海湾里的冰坨还未化尽。最后一批搭乘冰坨的海豹即将离去。海牛从未知的深处传来哗哗声，震荡未能融尽的冰块和冻土，让其发出哗啦啦的碎裂声。沙堡岛又出现了巨兽，它们踏出了陌生的蹄印，一溜溜凹坑里堆积了鸡毛和鸡肋。没人识得这蹄痕，只从深度和尺幅上猜测体重，判定这是一头水陆两栖动物，于大荒之年出来溜达。它吞噬了陆地上的一些生灵，深夜潜回大海。

沙堡岛周边几十里闹起了饥馑。因为冰天雪地封锁了消息，所以整整一个冬天岛上没人得知噩耗。在村镇街巷和小径旁，死去的人变成一具具冰坨。鸡狗鹅鸭和猫倒在路旁、冰面、人的身侧。冻土融化了讯息，山地和平原传来十年罕有的恐惧：人们吃掉最后一把粮食，又寻找糠末和树叶，吞下被子里的绒絮、软细的泥土，啃焦干的冰。夏天和秋天并无大灾，人们都记得结实的玉米和大片摇荡的麦穗，记得一群群麻雀在饱满的籽实上滚动，见过渠里的鱼蟹喧腾蹿跳，怎么一下就变成吃喝无着？知情人捂着嘴巴相告：大城池入冬前把囤里的粮食全部拉走，藏下一点隔夜粮又被将军搜光。所有人都在熬冬，有幸熬过来的，就眼巴巴等着赈灾了。春天就是这样的日子，府上会派出赈灾大人，这些人手持刀剑押送救命的吃物：成袋的米糠、地瓜屑末、鱼的下水和一桶桶稀汤寡水。

府上大人除了全力赈灾，还要带头辟谷，让大药堂的老道以身示范。一沓沓石印的“大公缩食歌”和度过饥馑的“四十六字诀”随赈灾物品一起发放。紧急时刻来临，大城池的巡督分批派出，去海边猎场和种植场，甚至火器营调拨物资。种植营的六十石糠末、渔猎场的二十车鱼下水和带鱼尾巴、火器营的十几个大汤桶，都在催促之下姗姗来迟。小棉玉走出热气尚浓的冬房子，恋恋不舍地换下新娘嫁衣上路

的元老，他认为学院下面的城市与社区研究所很适合你。的确如此，你在北大念的也是社会学，专业方向是城乡社会发展研究。

“到了希大你可得好好学希伯来语啊，”教授又说，“你知道身处异国不懂得她的母语是多么痛苦。”

这正是塞缪尔教授需要你陪同他来上海的原因之一。他不会说汉语，而你可以用流畅的英语为他翻译和导游。你说当然，你对希伯来语一直充满向往，自从你知道《圣经》和耶路撒冷都是从这种神奇的语言中来，十几年里你都对这种语言满怀好奇。你想知道《圣经》和耶路撒冷用希伯来语精确地念出来时是何等奇妙的声音。当然你听过，在网上和市面上流通的真真假假的音频资料里，听过很多次，甚至也听塞缪尔教授亲自用希伯来语朗诵过一大段《圣经》文字，作为庆祝新年的节目之一。他朗诵的那部分里有你最熟悉的段落：

“耶路撒冷啊，我若忘记你，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。我若不纪念你，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，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。”“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。”“母亲怎样安慰儿子，我就照样安慰你们，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。”“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。”“耶路撒冷啊，谁可怜你呢？谁为你悲伤呢？”

但是，你当然希望有朝一日能让这最原初、最美妙的声音从自己的唇舌间发出来。“语言让我们得以自我确证。”这是你的导师顾念章教授说的。一年多前，塞缪尔教授来北京参加一个题为“城市与现代生活”的国际研讨会，会后拿出一沓老照片供滞留在会场的几位学者教授传阅。黑白的，因为年深日久已经泛黄。照片传到顾教授手上时，会场上只剩下他和塞缪尔教授两个人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去老万玉家

○张炜（连载 121）



了。她是首屈一指的巡督，说一不二，所以每逢困局必要出行。一行人有车马卫士组成，说不上浩浩荡荡，也算得上威严齐整。他们身着厚厚的御寒冬装，捆扎皮带，手持刀械，直赴巡地。这次巡行首去渔场和捕蜚场，那里的春捕即将开始。巡行是为了督促调集大宗应急食物，以解大城池周边燃眉之急。

舒莞屏与夫人小棉玉同乘一辆骡车，一路神色冷峻。舒莞屏闻听十余年来最为严重的灾情，悲伤沮丧，跟随身负重任的新婚妻子急急上路，不再顾及及其他。当他得知要将渔场剖下的杂碎悉数运回，连剪除的细绳般的带鱼尾巴也要收起，忍不住问：“为什么不取走整条带鱼？”小棉玉答：“猎场是银库的最大进项，捕蜚场和种植营也是一样。府中开销、购买火器，所需银两都出自这里。”“死人的事最大啊！”“正是。银库空了，什么都空了，那会死更多的人！”

寒风正烈，海边的春天总是迟缓。随着接近大海，无数鸥鸟扬在半空，各种水禽追逐呼鸣。蛰伏结束，半截入土的簪子前，渔人扛着抓钩爬上高坡，翻皮帽的护耳在风中像鹰翅一样扇动。海边人除了要穿厚厚的蒲绒衣裤，还要围裹油布，一个个都像传说中的食人兽。离海岸几十丈远，高大的簪子一排排出现，这是为即将开始的春猎搭起的主营。营中主管是说一不二的鱼把头，手下有三个副头领，还有一支火铳队，个个都是凶神恶煞。鱼把头相当于军管总兵，一年四季都是这里的国王，渔人是奴隶。小棉玉和舒莞屏一行直奔主营，离那排簪子近了，鱼把头率

人迎来，连呼“巡督大人”，躬身行礼。

“灾情诸事想必你已知晓，猎场须按府中牒令办理，不得有一丝差池。”小棉玉直言不绕，表情肃冷。鱼把头仰颈答道：“大人放心，咱这里一根鱼肠子都不会扔。”小棉玉瞥瞥他隆起的肚腹，问：“这个冬天过得还好？”“禀大人，托府上大人的福，今冬还好，只未闻南面饥馑之事。”小棉玉转身看忙碌的人群，他们正扛着舢板，喊着号子往浪涌那边挪动。海中不断推上沙岸一些绿的紫的海菜，它们被劳作的渔人踩到了沙子里。小棉玉说：“所有海菜都不得践踏，要堆在一旁，待车子运去赈灾。”头领略有惊色，说：“好的大人！”

午餐时所有人都在车中用过。食盒打开尚有余温，蒲绒隔层里是几只盅钵和盖碗。灾年饮食，不过是薯片酱瓜、几片咸鱼、一点甜粥。“比起饥号之人，我们也该感恩府上了。”小棉玉说。舒莞屏喝下一口甜粥，小声问：“我在想，凌晨时分冷大人还喝咖啡？还有，万玉大公还用海参鱼胶盅？”小棉玉看他一眼，未语。餐后车马急急上路，奔往下个渔场。预计要在那里过夜，再沿水道往南，过河向西，去捕蜚场。

后半程风小了些，天空云朵散开，头顶出现了鸣唱的百灵。“有点春天的样子了，提调大人。”舒莞屏说。小棉玉嘱一声：“这不像夫君之言。”“是的，大人谅之，我不过是叫惯了。”他为自己的失言感到抱歉。出行前言定：在人前须有夫妻模样。好在这是中车对话。下车时，舒莞屏不忘搀起小棉玉，而她则搂紧了那条属于自己的左臂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

星空与半棵树

（连载 75）

○陈彦



安北斗首先听见了他爹的哮喘声，也听到温如风在说：“安叔，你都待大半天了，回去吧，我把这点面压完，就给你压，不用你老亲自招呼。”“没事，我回去也是一个人，急得慌！”

安北斗感到他爹气都有些扯不上来了。放在平常，这阵儿娘早让爹躺下，抱着暖壶睡了。

花如屏也说：“安叔，不行你到外面看一会儿灯去，勺把山全都亮了。”

“能看见，我在窗户都瞥见了。”这时，安北斗又收到南归雁的一条信息：

晚会过半，严防死守！回信！

他嘟哝了一句：“守你个头！”但还是回了两个字：“知道。”

这两个字既能说明情况，也能说明情绪，让他南归雁分析去。他又举起“大炮”，对着天空搜寻一番，真的是什么也看不见了，气得他都想把仪器扔到温家猪圈去。

勺把山口那边终于骚动起来，开道警车先呜呜地过来了。

孙铁锤直喊：“让开道，让开道！轧死白轧了，村里可不管送葬！”

别人倒是吓得直朝后闪躲，只有狗刺、羊蛋、骆驼、磨凳几个蹦得欢实，还故意在要道上窜来绕去，生怕别人看不见这大的世事他们是拿事跑腿的。就听孙铁锤又骂：“你都朝前扑死呢扑！领导前头驴后头，铁匠炉子少吃馊。你都不懂啥意思？领导前头绕来绕去，领导能待见？驴后头跟紧了，看不踢死你！铁匠炉子少吃馊，小心铁水烫死你！都把马朝后抖，快，领导的车马上就过来了！”

正说着，一号车就在另一辆频闪得让人眨眼的警车及其警笛声中露头了。孙铁锤带头鼓起了掌。他最怕车队呼啸而过。又一想，就是呼啸而过也是胜利，毕竟是过了。北斗村在自己当政的历史上，曾经过过这么一支大小官员比村里耕牛都多的队伍。

苍天哪！大地呀！不是过的问题，就在一号车走到自己面前时，突然减速停下，并且打开车门，先跳下来两个精壮壮的小伙子后，一连串走下了几个明显是很有派头的人。接着，县委王书记就喊南归雁。

南归雁坐在开道的警车上，据说从北斗村就是经过，他负责引路开道。从县上和镇上领导的安排看，也不希望在这个村子停留。因为这儿有一个著名的上访户，都怕惹“狐臊”。可铁道部领导见勺把山造型独特，又比别的山点得明亮，就临时起意说下来看看。这一下，大小二十几辆车里的人也都下来了。

打小卖蒸馍，啥事没经过。这是北斗镇见过世面者的一句口头禅。可今晚这世面，孙铁锤还真没见过。不仅大小官员排了三四百米长，而

且随行记者也是扛着长枪短炮，有些像滑稽的安北斗，跑得满地都是。在一片噼里啪啦、咋里咔嚓的响声和闪光灯中，只听谁哎哟一声，接着又是扑里扑通的几声响，原来有记者在找最佳位置和角度时，从玉米秆掩盖着的几个粪坑上跌了下去。跌下去的不是一个两个，而是下饺子一样在几百米阵线上跌下去了八九个。事后才知道，里面不仅有省市县的记者，而且还有北京来的大报名记。另外还跌进去一个准备给领导探路的啥子秘书长。不知谁喊了一声：“小心，凡铺着苞谷秆、麦草、炕席的地方都不敢踩，下面是粪坑。”接着，一股恶臭随着晚风袭来，大家就都捂着鼻子上车了。

王中石和南归雁都分别美美瞪了孙铁锤几眼，车队呼啸而去。

狗刺见孙铁锤霜打了一样蔫巴，就宽心说：“还好，大官总算没跌下去，要跌下去一个就屌下了。”

气得孙铁锤不知怒火该朝哪儿发，狠狠踹了狗刺和骆驼几脚：“你们能弄屎，能弄屎，能弄屎！为啥不把粪坑看住，就爱朝领导前头胡窜。给老子把大事误了。”

安北斗离公路较远，不知道那边都发生了什么事。当警车、喇叭声以及村里的吆喝声四起时，温家的钢磨和压面机也轰隆巨响着。安北斗卧在牵牛花中，甚至都能感受到磨坊地基的抖动。他无暇去看车队，只能一眨不眨地盯着温家大门。这货门头上安了一个洗脸盆大的照妖镜。镜子里能把点亮的勺把山看得一清二楚。从山前经过的车队，也闪闪烁烁、历历在目。卧了一天，浑身发麻，他已活动起来，单等那千钧一发时刻的到来了。

可这一刻始终没有出现。车队在一片麦田旁似乎只停留了两三分钟，那一阵他还有点着急。如果温如风跑出来，飞奔着穿过一片花生地，冲到车队前也就只需几分钟。可车队又迅速离开了。直到那一字长蛇阵消失在勺把山东头的急拐弯处，他的心才完全松弛下来。

温如风一天都没出门，只在快下午时，从后门出去上了一趟茅厕，还一边抖着一边就出来了。看来确实是忙。从前门出来吊面、晒面、取面的都是花如屏。外面那么热闹的世事，似乎与他全无关。说明保密工作做得好。总之，一场各方都觉得可能是很大的危机，竟然在当事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安然度过了。

但他还没有接到南归雁的指令，就仍卧在那儿戒备着。

只是温家突然传出花如屏的喊声：“安叔，安叔，你醒醒，你咋了？你可不敢吓我们哪！安叔！”

这一惊吓可不小，安北斗也顾不得隐蔽了，就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进了温家大门。他爹果然是晕倒在长青凳上了。

（未完待续）